綸扉奏草

奏草卷之九

請刑部署印併允戶部趙尚書求去疏

該刑部各官題請署印已經發擬侍郎王汝訓署掌今已數日未蒙允發竊惟該部自尚書沈應文封印以來已將半載一切獄情盡皆停積囚犯監禁日久不得發遣法紀陵夷已大不便况六卿衙門關係至重乃堂上無官庫中藏印其於朝廷體統所傷亦不小矣今大僚之缺過半所存二三人又皆杜門求去自王汝訓外更無

堪用而汝訓亦自有本部事務苦于兼攝臣之所擬蓋亦無可柰何之計耳伏望

聖明即賜

檢發或臣所擬未當亦乞傳示

聖意令臣再擬上請庶署印有人而部事不至于久廢矣又戶部尚書趙世卿杜門日久哀求釋放毋論病苦真情所當體念即人言紛沓世卿亦難展布於合屬司官皆爲代請其急切可知今國計方虛邊陲危困而欲世卿以喘息僅存之餘生特籌擘畫以眾喙交攻之

逆境出令指揮其誰信之而誰從之臣不知
此之爲患在世卿乎在國家乎
皇上亦可以思矣伏望
聖明俯俞世卿所請使得歸去別行推補庶計事
猶有可爲不至于束手而坐困也臣不勝悚
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二月十五日

請點巡漕併巡按各差揭

臣准都察院揭帖言漕運有期巡漕御史

未蒙

點用請恐有誤國計其言甚切竊惟漕運係國家

命脉第一重事地方遼遠軍民刁頑非有御

史一官持斧巡行綱紀而統率之則人必不

肅而奸弊滋多矣往歲此時御史皆已啣命

出都僅能集事今爲期已過而都察院屢疏

請未

允發臣竊慮之且總漕尚書李三才又以人言杜

門今歲運事誰人料理御史之速遣尤事勢之萬不容已者至于山東湖廣兩差俟代皆已踰年舊巡按官皆以病告其情甚苦而真定巡按缺官遂令武泉大興因之曠廢亦二百餘年來有之事也該院題催之疏無慮數十留中之揭帖亦已屢矣

皇上神明之見豈不知此事必不容已特以遲滯之故而使臣等焦脣敝舌以煩瀆

天聽亦何利之有乎伏望

聖明將此數差先行

檢發而後徐及其餘庶輿圖之大計不誤而各地

方亦皆有賴矣

朔厯二千八年二月十八日

仍行該部掌印及各差御史將

該管丁數目前具一揭從請刑部掌印官又

一揭從請題運及各差御史俱奉

允發前揭部司官又奉見咨該部堂已無官

官凡漕滿衙門空虛不成景象責臣不為代

請前右都御史孫瑋又極言各差巡按屢請

不下缺者不得補舊者不得代甚為不便而

巡漕趨運一差更為緊急數千糧艘皆賴此

一官催督且約束官旗稽察姦弊皆其職掌

今較之往歲已為愆期萬不可再緩以誤運

事其言甚切其意亦咎臣不為力請臣念此
二事實目前要務難以推延臣雖言之諄諄
而
皇上不行亦臣微誠不能感動之罪也夫復何辭
近日方面部屬各官多蒙
恩允補人情欣慰惟九大僚各缺猶未
點用此根本所在其重且急甚于他官昨吏部已
推上刑部尚書侍郎伏望
聖明即賜點用俾部印不至于久懸其遴選各差
御史係

賜檢發以便行事臣等尚不容已不敢如是之煩

瀆也統祈

聖慈俯垂昭察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請留刑部掌印及　發工部侍郎辭疏揭

臣惟刑部封印已經半年既不

命官晉若其吏部推上尚書侍郎又未蒙

點用然則此一衙門可虛而不設耶今六部堂上

官共只七人又有三人告病天下之大庶事

之多豈此四人所能料理而刑獄一事關係

尤重乃獄訊久停繫囚長繫以愛惜官爵之

故而使

如天好生之仁倂壅遏而不暢甚非計也至工部

侍郎王汝訓頃因偶疾亦具疏求去在汝訓

雖出于真情而當此乏人之時豈可容其閑
門堅臥自遂其私乃辭疏至今未蒙發擬去
留無據亦甚不便臣見
皇上近來于方面各官
點用甚多而遴柬遴撫旋推旋發仰窺
聖意軫念藩方
留神邊圉如此真切孰不傾服第臣之愚衷以爲
藩方固重而大僚尤重邊圉固急而
朝廷更急譬如人身四肢雖盡精強而腹心之
內空虛日久其何以爲運用之樞綱維之本

哉臣屢次揭請煩瀆

聖明自知罪愆然欲默而不言則理所不可情所

不安故復嘵嘵如此伏望

聖慈俯鑒微誠將刑部尚書侍郎

亟賜點用如所推未當

聖心不妨令該部再推上請其王汝訓辭疏併乞

檢發責令供事庶于朝政不致久誤而我

皇上知人任使之明亦益顯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三日

請　東宮出講揭

臣惟

東宮講讀大小臣工相與苦請而臣閣中之請

帖諸臣更爲頻煩即今春疏揭亦已屢矣而

荏苒遷延又將春暮尚無出講之期

聖慈淵微臣等妄不能測但遠稽往事則殷鑒甚

明近考朝章則

儲訓具在仰體

聖慈則燕翼貽謀極其周至旁參事理則

宮府內外毫無所妨向者

册立之舉重而且難
皇上猶斷自
宸衷慨然舉行豈以尋常出講一事而顧遲回若
此耶或者謂
皇上厭臣等之煩瀆因而致疑愈加凝滯臣竊以
為列在股肱于國家大計安得不言此
聖心之所亮也況臣以旦暮欲去之人事
萬壽無疆之上何嫌何疑而有所諱避此尤臣之
所自亮也故復冒昧竭誠擇于本月十二十
七二日皆吉恭請

聖明欽定一日令

皇太子與

福王同出講學青宮朱邸並聞絃誦之聲圭器

分藩共受進修之益豈非今日一盛事哉臣

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初六日

催纂修玉牒揭

臣惟

玉牒纂修前此多十年一次今已踰期而

天潢之派其繁衍視前此爲加倍頃該臣等具題

已奉

俞旨而纂修各官屢列名上請未蒙

允發若遲延日久則簡帙愈多有難辦理我

皇上幸

祖展親百凡周渥而此一事關係

宗支亦臣等職掌之緊要者故敢冒昧申請伏望

聖明留神檢發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三日

停發吏部孫尚書辭疏揭

該吏部尚書孫丕揚於十五日以

廷試供事入

朝偶爾感疾扶掖而出隨具疏乞歸今已數日

未蒙

發下竊惟丕揚年已八十屢欲求去徒以

聖恩深重不忍辜負每對臣言慨至泣下老成之人不堪勞苦忽然眩暈遂有不測之憂亦可憫也惟是銓衡重任者碩若丕揚豈容遽遂其請乃辭疏不發則其去志愈堅而干銓務

亦大不便矣伏望

聖明將原疏

檢發勉其供事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十九日

請補閣臣第十八疏

奏為感事觸衷苦陳愚悃懇

補閣臣併及九列大僚事臣昨以

廷試大典備員讀卷因查歷來故事讀卷官該

有十八員至近年始漸不如額然猶皆十人

以上即萬曆三十五年猶為至少亦有十一

人而今歲遂止六人寥寥已極雖亦勉強完

事而蕭條索莫之狀殊不堪觀假使

國家一旦緩急有艱難重大之役亦此數人能

辦之耶此臣之所深有概于衷也臣猶記萬

曆三十年春

皇上勅諭吏部朕思我

祖宗時閣臣常有三四員至五六員以佐襄治理

今閣臣雖有四員且首輔錫爵敦催未至輔

臣張位行取本到國家多艱閣務繁重况又

試期在邇爾該部便會同九卿推堪任的五

六員來用大哉

皇言所以加意閣臣者如此其周至而懇切也彼

時閣臣尚有四員今併具銜者只三員矣微

時錫爵雖辭尚有幡然之念今其辭愈堅臣

又以疏至矣彼時九卿尚濟濟有人今併九
卿亦缺過半矣
皇上了彼時不難冊推五六員而獨靳于今日何
耶豈以時事之易為耶則中外紛紜之景象
固
聖心所共知也豈以愚臣之足任耶則庸劣不堪
之罪狀亦
聖心所洞燭也即毋論重大事體只如
廷試一事臣若卒然不可知伏在床褥不能強
出誰為

皇上綱紀而了此乎日前臣在閣眩暈數番幾于
長瞑深以不能供事爲懼今幸而畢役矣其
能不動念而戒心乎自前歲四月至今臣獨
身力疾觸魘奔走者已滿兩年卽金石爲軀
猶將銷鑠鐵石爲腸猶將糜爛此臣所望于
皇上之哀憐也其他毀譽是非功罪恩德皆可付
之東流等之飄花不敢復問亦不敢爲
皇上道也昨臣錫爵書來自訴其苦而又憫臣之
苦臣讀之悽然淚下臣廷機又羈棲荒廟進
退無門堂堂

聖朝而使二三閣臣相憐相哀一至此此極是豈清
時之盛事哉錫爵疏爲沈鯉郭正域自代此
老臣憂國之苦心亦今日朝野之公論臣竊
願
皇上採而聽之至于在
朝諸臣中其才品尚多可用更望
皇上查二十年之故事槩令該部會推上請多
賜點用而又念大僚缺乏已極併行
點用則不出旦夕閣而朝端赫然改觀薄海內外
翕然頌

天子之聖明矣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日

請發都察院題差揭

頃該都察院題請各差巡按蒙

旨諭令每差一本已經遵奉具題而至今尚無一

差得蒙

允發昨接掌都察院孫瑋揭帖具言各差壅滯之苦今一時當代者至有二十一差而真定應

天廣東等處則皆久缺未補地方事務尤為廢弛今蚤瑋又來見臣言承

皇上簡命俾署院事常懷溺職之憂乃院中事務以題差為急而屢請苦請並不見報則安用

其署院爲哉今糧運且到無理爲難意欲具
辭臣告以大僚乏人誰可代攝勸其且勉強
任勞以稱
皇上委用至意瑋亦無辭而去臣竊惟
祖宗設立巡按官一切官邪民隱皆責其糾察關
係甚重而其行部只以單車不携家室其巡
歷必徧郡國日逐奔馳蓋亦極勞極苦之官
人情所難久處者也故國制每一年一代以
節其勞而恤其私令其精神不倦得以盡其
激揚之職耳今差近者亦已年餘其久者至

二三年不得代情緒困苦往往稱病乞歸杜門謝事公私上下極爲不便而在京應差各御史意氣方新又不得自效其用均此一官均此差遣何必靳其當行者而苦其當代者使在事之臣日嘵嘵呶呶煩瀆
君父爲哉臣之所以不辭冐昧而屢爲之請者蓋爲此也伏望
聖明俯鑒愚衷祗循舊制將都察院題差各疏
慨賜檢發庶勞逸適均而于地方亦大有賴矣
萬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言時事請補大僚揭

臣竊見今歲入春以來逐日風霾異常黃埃黑霧匝地連空較之往歲氣候獨惡而又日久不雨麥苗焦枯人情數數復以荒旱爲慮昨河南巡撫官又以兩頭兩口四眼四耳四足之牛妖來報且備陳地方人民之流離盜賊之橫發岌岌然有禍亂立至之憂其言甚爲切至以

皇上神聖覽察今日宇內之情形或安或危豈不洞矚臣每見邊陲有事

聖心極其留念批答處分較常獨速是何嘗一日
忘國家之大計哉顧臣以爲今日之可憂在
邊陲固急而在內地爲尤急內地之可憂在
各省直固甚而在
朝廷爲尤甚大臣者朝廷之股肱也今戶部只
一尚書而外困于多口內困于病魔伏枕哀
號無復展布之望矣刑部自舊歲八月至今
印封貯庫頃雖點用侍郎遠未得至而署印
之官又屢請不報矣兵部戎政原各專官雖
以無撫今只尚書李化龍獨應支吾其左右

侍郎亦久不補矣夫兵刑錢穀乃國家精神命脈所係不可一日缺人料理今或空署無人或有人而不得其用或得其用而力不能無經年累歲玩忽因循事務之停閣而廢弛者不知其幾假令如此而可以長治久安也則唐虞之九官成周之六典皆爲冗員而聖帝明王所爲惟幾惟康率作省成兢兢業業惟叢脞之是虞者不幾于多事而過計哉臣嘗竊論今天下必危必亂之道蓋有數端而水旱災傷夷狄盜賊物怪牛妖尚不與焉承

平日久一也上下隔絶二也士大夫好勝喜
爭三也多藏厚積必有悖出之釁四也風聲
氣習日趨日下莫可挽回五也此非
皇上奮然用一番精神率勵振作
簡用老成深慮之士布列朝端將年來廢弛政事
一一講求修舉臣恐
宗社之憂且有萬倍于建夷者矣至于臣隻身奔
走精力已竭愁困發思如焚如灼勉強支持
轉加狼狽每念先臣趙志皐陳于陛朱賡死
時閣中皆尚有人今臣若溘先朝露同官遠

者不來近者欲去卽求如志皐華之安然暝

目亦不可得

皇上不爲臣憂獨不爲天下國家憂乎此又臣之

最切最急而不得不昔死哀鳴者也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三日

乞休第六疏

奏爲病苦已難支持鬪言益增愧懼一去之外

實無他策泣懇

聖明亟賜罷斥事臣自任事以來以病苦至情哀

許于

皇上者不知凡幾至于今歲血氣消枯精神昏憒

日甚一日鬚髮之蒼者盡皆變白每一闔眼

便如死人夢中展轉求醒不得游魂飄蕩莫

知所之屢欲杜門求去而苦無代者又見日

來

聖政較前少通芹曝之心尚有冀望故隱忍至今

未敢控陳然亦凜凜乎其有死亡之慮矣臣

只有一子舊歲聞臣疾病自家奔來從吏臣

歸留此三月餘見臣事勢如此旦夕難行又

復辭臣而去昨日送之出門尚欲勉強入閣

供事而私衷耿耿嘆骨肉之分離悲此身之

留滯痛哭移時因而傴仆今蚤又接福建參

政張應楓揭帖責臣優游讓謝而引申時行

趙志皐沈一貫為戒其言深得肯綮至于悠

悠觀望苟且目前之說則又臣所心服情輸

萬口不能自解者甚哉應槐之謀國忠而知
臣審也夫非獨應槐自鄒潛論臣以來臣之
門生故人移書誚讓者不可勝數臣感其相
愛之情而慚其相責之義默念深思莫知所
處亦不敢以聞之
皇上也今天下隱憂至多而
東宮輟講一事則毋論智愚賢不肖皆知其不
可應槐疏中所云實千萬人之同心即臣日
夜焦思不能安處者亦惟此一事最急縱使
人不罪臣臣亦無顏以立于廟堂之上矣其

或以臣嘗言之而
皇上不聽耶則漢武唐宗中主耳猶能從諫如流
何難于
皇上耳
皇上嘗以人言行出閣冊立之典矣又以人言釋
放其實秀矣何難于今日應槐之言又鑿鑿
其有據也臣雖欲逃罪安可得哉萬想千思
實無他策只求
皇上亟放臣去如復因循勉留則臣之病與國家
之禍皆日深一日及至決裂之時雖殺臣亦

無益矣萬望
聖明垂憐賜允仍即
敕該部會推閣臣上請點用臣去賢于留死賢于
生不勝激切祈懇待
命之至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況卿精
力未衰正賴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
不必介懷即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
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初八日

請[告][病][illegible]第十九疏

奏爲懇恩再難而留推補萬難再緩懇乞

聖明即賜允行事臣前以抱病彼言即具疏控辭

伏枕候

命雖逐日猶勉供票擬之役甚不自安而又不敢

後有推諉以滋紛紜蓋勢極窮而情極苦其

仰望

皇上之亟補閣臣真以日爲歲夫寧但臣盡中外

之人情汲汲皇皇有不以此事爲急者乎

皇上即不哀臣之窮極獨不念輿情之不可拂耶

卽不俯恤輿情獨不慮國家之禍不可久釀
耶夫擔石之負非壯夫不勝千里之途非徒
足不至股肱心膂之重任非豪傑非常之人
斷不能拱今求之于內而資望相應者固有
人也求之于外而衆所推轂者亦有人也求
之于已事而如言者所引能感悟
聖心者亦有人也四海之大本非乏才
皇上奈何靳之而獨使愚臣長處不堪之地至于
狼狽顚沛而後已耶卽無論釀禍他日而試
觀目前景象已自如此臣又何可一日少留

以誤國家添上大夫一話柄乎明者覩未萌
況于已著故敢不避煩瀆哀懇
聖明即賜推補使重任得人臣亦可以豢息肩而
去實今日
宗社之至計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一日

乞休第七疏

奏爲病苦日深攜留無益懇

恩亟放以免罪愆事該臣以抱病被言具疏乞罷

奉

聖旨朕覽卿奏病苦情詞懇切朕心惻然況卿精力未衰正賴分猷佐理豈可以浮言意欲求去不必介懷卽出入閣視事其東宮講學會推閣臣朕知道了吏部知道欽此臣捧誦

綸音仰見

聖明鑒臣苦情勉臣供事

天地父母之心盎然溢于言外臣非木石能不感
激但臣年雖未邁而病則已深形雖尚存而
神則已耗兩載馳驅無刻休暇固已不勝其
困瘁矣而又百司庶府之事有一壅礙無不
罪臣臣之一身如入籠之鳥奮飛不能遊釜
之魚煎熬更急有何心情戀此一官徒以
君父恩私臣子分義不能悲然花苒遷延以至今
日而臣之罪遂不可逭矣臣聞之庶人之家
有紀綱之僕不能事事將破壞其家或以告
其主人則爲主人者將逐其僕而別求勤幹

者以代之乎抑將聽其飽食安居置其家于度外乎而爲之僕者亦將恬然不傾破壞主人之家而後已乎閣臣者

皇上紀綱之僕也其上者則能積誠悟主康濟艱難德業開聖足以厭服天下之心使身安而志行次者則董力度時決于去就使天下之人雖知其不能而猶亮其非貪戀富貴患得患失之鄙夫最下則貪昧隱忍敗名喪檢而不恤矣舍此三者更無他途臣力不能爲其上當勉爲其次者亦望

皇上哀憐成就使得遂其微志可以戴顏面于人
間也若夫聞言而杜門言已而視事遞出遞
入如登場之傀儡憑人提弄臣竊羞之而
皇上亦安用臣為哉臣區區愚衷實是如此不敢
有一毫矯飾以欺
君父自干罪僇至于
東宮講學推補閣臣二事則在今日理窮勢極
萬難再緩臣言亦至詳至切無可復陳願
皇上即賜施行若但以知道了之一言而遂了事
則天下之望愈孤而臣之罪愈無所逃矣臣

不勝懇切哀鳴之至奉

聖旨卿忠清廉慎朕所鑒知況今邊疆多事正倚

賴贊襄豈可以浮言堅欲求去卿宜安心亟出

入閣佐理慎勿再辭其東宮講學及枚卜朕已

知道了候旨行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八日

虜警補官揭

臣杜門乞歸於一切朝政皆不敢言今蚤接得薊遼總督王象乾揭帖言虜賊四五萬衆侵犯遼陽從來聲息之大未有如此甚爲可憂該地方道臣田立家尚未到一切戰守之具無人料理象乾欲

勑下吏部另推就近才幹官一員立令到任以濟燃眉之急其情甚迫伏望

皇上將象乾疏亟行發擬仍即

賜批發以便推用以後凡有邊情緊急俱望

皇上留神檢發毋致躭延誤事其所裨于邊計良

不小矣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乞休第八疏

奏為國事艱危日甚微臣展布愈難

懇乞會推閣宜速舉冒死瀝陳懇

恩俞允併賜罷斥事臣再疏乞歸再奏

溫綸

君父之於臣子如此勤篤一介書生何福消受敢不竭駑驅圖報萬一顧臣之求去不在于人言之指摘而在于衷曲之不安不在于一身之去留而在于國家之治亂今天下到處災傷人民死徙畿輔近郊流離載道中州齊

晉吏不堪言加之中外空虛人財俱盡一旦禍作天下人必不以罪他人而專以罪臣臣觀自古危亂之朝必有姦邪之臣欺君誤國書之史冊萬世爲僇臣若不去亦當與此等同被惡名

皇上雖哀臣憐臣欲爲湔雪而不可得臣於此時悔之晚矣且

皇上之留臣者將以用之也用之則當少行其言而今章疏不下大僚不補起廢不行按差不發刑部尚書不點請若不報臣之微誠皆不

能得之

皇上至于

東宮講學閣臣會推尤臣所延頸企踵日望

皇上之允行者而兩奉

明旨皆只云知道杳然無期然則臣雖勉留亦復

何益天下人亦誰肯容臣居于此地而默然

無言哉頃者禮部奉

詔修省祈禱臣竊以爲祈之於天不若祈之于

皇上蓋

皇上即臣等之天也且天之沛澤猶待風伯雨師

興雲致霧而
皇上一言之發便是甘霖一事之行便成沾溉至
速至神無所停待故臣敢不避煩瀆哀祈
皇上將
儲講會推二事概賜允行憫臣之窮即賜罷斥
而後將切要時政次第修舉將頃刻之間驕
陽回災旱懸退舍太平之理從此可期臣雖
先犬馬塡溝壑有餘幸矣此實臣一念惓惓
不能自已之愚衷若夫疾病昏迷呻吟痛楚
只關臣一身之生死者尚不敢以控于

君父也伏乞

聖明俯垂憐察臣不勝激切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一日

爲正陽門樓被火恭　慰揭

臣在伏枕中不知外事今日午間始聞人言

昨夜二更時分

正陽門火光突起焚燬箭樓人情驚惶以爲災

變臣亦不勝憂懼伏望

皇上仰慰

聖母俯寬

聖懷臣無任惓惓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三日

乞休五疏

奏為求去情真遇災倍切懇求

罷斥以免罪愆事該臣被言之後三疏乞歸兩奉

溫綸一尚未發竊計

聖心或亦憫臣窮苦放臣使歸臣義當靜聽何敢

瀆陳但昨見門樓被災大小臣工皆望

聖明勵精圖治維新庶政而臣忝居政本不能盡

忠匡贊極力轉移天災之見咎實在臣則今

日弭災切務宜先以罷臣為第一義臣若不

激切哀求早避賢路於心何安蓋昔人言宰

相之職在于燮理陰陽奠安天下今方隅之內無地不災無歲不災各處撫按之所奏四川撫臣之所圖開之剌心觀之墮淚即輦轂之下亦流言滿目盜賊公行旱魃未驅孽攸復繼哀此殘黎皆

上天所生

祖宗所養以有此性命一旦顛連至此彼雖無所控訴然當其轉徙溝壑號呼待盡之頃寧不相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使我至此極也此猶藉口于天也刑部之獄囚八百餘人無贖無

糧難族旦慕被逮知縣滿朝薦等幽繫多年

恭蒙

釋放而各衙門參送人犯皆隨在羈禁不得結局
纍纍俟期無人料理古稱一婦含冤三年不
雨今愁怨之氣充滿貫城鬱爲驕陽蒸爲孽
火再大黠慘人類咨嗟凡此纍囚亦寧不相
與怨詈曰輔相何人不爲我一籲呼也其他
如人才廢棄九列空虛種種厄塞人實爲之
于天何預頃者百官奉詔修省夫修省則必
自閣臣始而臣自省甚明欲修無地伏枕思

惟若非堅求一去災無以塞咎殃而回天意
故不能倣前疏之發而冒昧申請伏望
皇上亟先罷臣即行會推人情旣協天心必格今
日修省大端更無切于此者至于火發城樓
占爲兵象庚戌之事恐將再見樞臣廷臣皆
有條列統望
聖明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奉
聖旨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春以來恒
風亢陽又燕門樓被災朕甚儆惕精心虔修消

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恐慹然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佇望速出贊襄臣濟慎勿再陳該部知道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請罷礦稅答摺

臣受恩深重無以報稱今雖以病苦求去豈

能恝然不以國事爲念伏枕思惟我

皇上眞千古之

聖主也臨御將四十年

乾綱獨斷海宇乂安而且仁孝兼隆寛嚴並用卽

黃帝堯舜之盛何以過之其少爲

聖德累者惟礦稅一事

皇上爲此受多少煩言忍多少閒氣惹天下後世

多少說話其實所積之物終歸無用乃將巍

巍蕩蕩之聲名被其玷缺臣竊惜之此事行來已久閭閻膏脂亦已罄竭故一遇凶荒百姓便流亡死徙不自聊生至于今歲更苦更甚近而京畿遠而山東山西河南又遠而四川百姓餓死無數樹皮草根無不剝盡骨肉相食慘不忍言官司無計可以拯救惟有坐視其死坐待其亂而已人情嗷嗷咨嗟怨嘆皆歸咎于榷稅之害若一夫作難必相響應如漢之赤眉黃巾隋之竇建德唐之黃巢秦宗權皆因饑窮生亂轟流四海而國祚隨之

甚可鑿也今災傷處多甚難賑濟惟有

亟罷礦稅可以收拾人心使其雖餓死不忍為亂

而且歡欣鼓舞感戴

皇仁昔之史冊亦永為千古美譚豈不盛哉臣區

區愚衷實以此事為今日第一義而不敢露

章以請故力疾手書密揭上

聞並未嘗告之一人伏望

聖明親發德音頒自內庭豈但宗社生靈之幸其

於

聖德聖治亦大有補焉若刑部署印無官獄訟停

闒昨兵部揭帖拏獲強盜許多無處送問亦

為可慮統望

聖明即命官署掌或臣前所擬未當

聖意亦乞發下再擬恭請

聖裁臣不勝冒昧陳瀆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初五日

請賑荒揭

該臣何日之內又有兩疏乞罷俱奉

發竊計

聖心徘徊必有

允臣之意矣臣惟慶幸以俟未敢再陳但蓋臣之誼雖身已去國猶不忘社稷之憂況臣一日未去則一日不能恝然今何時也逐日風霾經年不雨自京畿以至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又至于西蜀蓋天下大半皆成赤地流離餓莩之狀至耳不忍聞目不忍見近且有父食

其子者矣村墟市肆稍有貨物米穀輒公行搶奪莫之能禁若復旬日不雨又不知作何景象往者劉六劉七石和尚趙風子鄢本恕之類皆以饑荒作亂荼毒生靈地方力不能制至出京兵調邊兵擾動數年糜費無筭僅乃勝之竝在今日能晏然而無慮耶度我

皇上之意必以年來災傷言者動稱禍亂而卒皆不驗故漫不加省耳不知前此雖災民間尚少有贏餘有司尚能設法賑救今公私竭盡無可柰何如瘋疽之病屢發則難醫奔潰之

流久防則必決理窮勢極豈復可僥倖希冀
如前此之不亂乎即使不亂而甘心束手就
於死亡我
皇上天地父母之心亦寧不惻然而動念乎而
皇上向年之所爲步禱
郊壇發帑遣官到處賑濟者又何爲也今編戶齊
民中有發心修善者尚能捐金布施自種福
田況我
皇上至聖至仁千古罕儷內帑之積克牣如山豈
不能割其毫毛救元元於溝壑之中貽

宗社以無疆之慶哉

皇上試一發德音而臣民鼓舞歡聲聚而爲雷喜氣蒸而成雨傳之寰區書之史冊卽桑林雲漢猶掩其徽是亦千古一大快事也果何憚而不爲乎臣非不知此事言之極難不宜輕瀆但旱災如此此必不得不救舍此之外又別無救法故臣今日亦不得不言言又不得不出於此如

聖明高見另有處分可以拯此危急則亦可

傳諭臣下使之奉行不當坐視其變而不爲之所

耳臣伏枕待罪又復嘵嘵自知愆戾統望
聖慈俯垂鑒宥臣不勝悚息祈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三日

宣諭謝

恩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臣三疏乞罷伏蒙

欽遣鴻臚寺官恭捧

聖諭到臣私寓覽奏知卿憂國苦心忠愛切至今

春以來恒風亢暘又兼門樓被災朕甚儆惕精

心虔修消弭所奏關係朕躬事情稍俟而行豈

恐恝然求去還着鴻臚寺堂上官宣諭朕意佇

望速出贊襄匡濟愼勿再陳該部知道欽此臣

恭設香案扶掖望
闕叩頭謝
恩訖竊念臣奉職無狀不副物情蒿目時艱匡維
無策真病真窮無可告語不得不哀祈
君父憐憫放歸乃蒙
皇上屢渙溫綸諭令入直不誅其誤國之罪而嘉
其憂國之忠不以災旱頻仍委咎于股肱之
失職而以精虔修弭自盡其微惕之誠心盡
非但勉臣以使留而且復爲臣而任過即
天地父母之德何以復加凡血氣心知之倫豈能

思報惟是
恩踰其分欲消受以何從志困于才願馳驅而無
力不可則止不能則止已自萌于夙心以道
事君以人事君恐終違其始願兆此天變人
窮之會正當舍舊謀新之時臣留則滋誤于
政幾而去或不妨乎賢路此所以徘徊躑躅
而不能自已于哀鳴也臣不勝悚惶感戴之
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六日

乞休第十疏

奏爲

天恩愈重圖報愈難瀝血陳誠自甘罪戾佈祈憐

放事該鴻臚寺官奏

旨宣諭趣臣入閣臣已具疏陳謝外竊惟人臣受

恩至閣臣而極其官尊祿厚亦至閣臣而極

以分義言則犬馬猶知報主而況于人以俗

情言則富貴人所同欲而臣何獨不然矧

君命薦至鴻臣肅將何物豎儒微此隆遇即使臣

旦暮死亓下而有益于

君父臣不辭也惟是臣籲呼雖迫
天聽尚高始曰知道繼曰候旨又繼曰稍俟
綸以漸而加溢事猶然而如故所以為臣之一身
則厚矣如
宗社之計何臣若藉此以強顏亦可矣如誤國之
愆何今亢陽已極如焚如蒸每日間雲氣乍
騰狂飈隨起方仰天而望雨忽走石以飛沙
豈彼蒼明示震怒欲困此下民耶抑
聖心善念初興復有阻遏而天亦以此應耶漕運
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河水已枯泉源盡竭數

百萬漕糧豈能飛到新點河臣未知何日受事而帶管河務之漕臣又以人言杜門辭疏不發臣頻爲催請而不能得此非但漕舟阻滯而聚百萬之饑民聊晲其旁臣恐其禍更有不忍言者矣臣每念及此慨欲涕泣竊計群臣之中必有絕倫超群之才補天浴日之手可爲國家濟此危急而

皇上猶不允會推但云稍俟臣愚以爲天下之事凡有所俟者必其今日不可明日方可此時未急他時始急也以今事勢度之可乎不可

乎急乎不急乎以爲必不行則無可俟以待必行則不宜俟俟之一字其誤事真不小矣臣愁苦之後舊疾益深溺血痔瘍呻吟痛楚即欲黽勉自力以奉

上命而天實困之無可柰何一念杞憂又不能自已故復冒死瀆陳若此伏乞

聖明憐允賜歸亟行推補仍將門前最急如刑部堂印賑荒諸務

俯賜舉行庶天意人心猶可挽回不至于大亂而不可收拾矣其

東宮講學在邁分難緩或以炎暑届期
明諭秋凉出講以慰天下喁喁仰望之情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極荒揭

題當此旱災爲虐之時臣忝居輔弼乃以奉職無狀病苦不堪杜門待罪甚懷跼蹐每日晨昏必扶掖叩拜少助我

皇上爲民祈禱之誠其不敢副劄入直者實以人言紛紜日相罪責臣若强出則攻者復至毫無益于國家之事而屢取辱招尤以累

君父此臣之所以展轉于衷而無可柰何者也昨接九卿諸臣揭帖其爲災民請命至切至苦言言皆真字字欲涕不知曾經

御覽與否諸臣又移書責臣不爲力請臣伏枕殘
生叩
閽無路惟有愧死尚復何言
皇上引咎責躬齋心虔禱業已多時而雨澤猶慳
風霾轉甚夜來狂飈大作震撼怒號大地幾
于動搖人心增其恐懼荒凉凄慘之景象
皇上卽深居高拱亦必有動于
聖衷矣其諸臣疏中所言百姓流離父子相食之
狀
皇上或不信則使人一訪之而可知也人情當窮

追之後何事不可為一旦相聚為亂追近
門于此時而下開賑之令人亦不感即欲用
兵則除人亦不肯用命
皇上雖有金如山誰與共守天下事尚忍言哉為
今之計必
發帑金數十萬分道賑濟庶幾猶可少救如
聖意未能慨然亦乞先發二三十萬再令外間設
法措處以相補助其所以必用帑金者蓋欲
百姓知出自
皇上特恩歡欣感戴一金而可當數金之用耳不

然天下之財孰非
皇上之財而臣等何爲苦苦陳瀆必欲割其所甚愛以自取違忤之罪哉今二麥已焦秋種亦過即使目前得雨亦無濟于事賑濟一策萬難再緩臣聞畿南真保一帶每日死者常有數千人早賑一日使有數千人得活畿輔如此其在各省又當何如非我
皇上誰能發此大慈悲心作此無量功德此實臣等之所日夜延頸而企望者也謹望
闕百叩首泣血以

特請不勝悚息哀鳴激切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三日

賑荒

聖諭回奏

該文書官趙金傳捧

聖諭二道到臣私寓諭內閣朕昨承

聖母傳諭因見自春至今雨澤稀少旱魃爲災小
民饑饉欽降銀十萬兩着給該部差官賑濟務
使得沾實惠以仰體

聖母憫恤元元至意特諭卿知又

諭內閣朕見

聖母頒降帑銀賑濟朕將累年御前積餘及新到

浙直稅銀共五萬兩朕又諭令中宮等各出資
剩之資不等令一併給與該部查發差官賑濟
且朕欲發米數十萬石以救饑輔災民卿可詳
擬來行令一併諭卿知欽此臣方伏枕中一聞
德意不勝懽忭鼓舞頌
聖母慈澤振古未聞
皇上仁恩與天無極蓋任姒遜其徽而堯舜讓其
烈矣普天臣民孰不感戴祝
聖母
皇上萬壽無疆永造烝黎之福也臣謹即傳入[illegible][illegible]

部遵奉施行更擬
勑諭一道恭請
聖裁臣又見
皇上將北直隸山東山西河南稅銀俱留二季充
餉賑饑
浩蕩之恩此數處巳皆沾被惟四川饑荒不下數
處福建水災異常各撫按具奏至懇至切而
稅銀尚未蒙留不無向隅之嘆臣於
諭中敢僭擬及此皆出自
聖恩非臣所敢瀆請但愚衷如此不敢不盡伏惟

聖明裁改施行不勝大幸至于時政緊要人情切

望如刑部掌印推補閣臣之類伏望

皇上益擴善端弘敷解澤槩賜舉行使頃刻之間

斯世便爲唐虞萬古永傳盛美豈不休哉仍

望

皇上將中外感戴之情轉奏

聖母以仰慰

慈念以永綏無疆福履所有

聖諭臣謹藏內閣並具同奏以聞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illegible]盜賊由二等及內官揭
近因失傳之故盜賊縱橫耶
禁轂下亦公行剽掠莫敢誰何昨接巡視京營
科臣朱一桂與巡城御史王孟震揭帖皆稱
捕獲盜賊又被脫逃至于神棍由二等橫惡
異常害人無數今雖拘繫而其黨又睥睨窺
伺希圖搶去聞此輩聚集千百爲群若復縱
容不治臣恐旦夕之間且有蕭墻之禍而京
師不得安枕矣昔人救荒之法皆以治盜爲
先良以窮民困迫易與爲亂一搆難端便難

剪撲況都門之內逼迫
宸居姧宄所聚尤宜慎防萬不可以為泛常而不
加之意也伏望
聖明亟檢各衙門參疏盡送法司究治併
勅刑部尚書或命官署印作速鞫問不至浮繫各
城以生盜賊之心豈非今日弭亂消萌之切
務哉至于事干內臣亦乞
發司禮監查究以息外議臣不勝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六日

捐俸助賑疏

奏為捐俸助賑事今歲災傷蒙

聖母

皇上發帑賑濟至于

中宮以下亦皆捐助

恩德至厚臣備員輔弼深愧素飧當為

國以分憂尚何心而獨飽況今數省俱荒饑民以千萬計非十餘萬金所能周濟臣恨不能刳肉割肌救此垂亡之命謹捐俸一年助賑固知滄海之枯無資于涓滴然使溝渠之莩

微潤乎升斗是亦臣區區之一念也臣不勝
悚息之至

萬曆三十八年四月二十九日